



北京工人诗百首

北京出版社



北京工人诗百首

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

北京工人詩百首

北京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號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號

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：850×1168 1/32·印張：4 8/16·插頁：4

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9,000冊（內精裝本9,000冊）

統一書號：10071·313 平裝本定價：（7）0.55元

序

張光年

工人詩，工人畫，
工人詩画意义大。
冲天干劲就是詩，
快馬加鞭就是画。

这是北京热电厂工地工人吳碾孩同志的詩句。我觉得用这几句詩来说明新中国工人詩歌的特点，是恰当的。工人阶级的冲天干劲和快馬加鞭的英雄气概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美最新的史詩。在我们这个社会里，生活本身、劳动本身充满了詩情画意。这些詩情画意的創造者們，現在拿起笔来，歌頌自己創造的詩情画意。这叫做：詩中人写詩中詩，画中人画画中画。工农群众的詩歌，因此开辟了文学史上的新天地。冲天干劲就是詩。干劲冲天的人写出了干劲冲天的詩。这些詩表現了自己的干劲，又鼓起了別人的干劲。所以說，工人詩画意义大，它們的社会意义和文学史上的意义，开

始引起人們的重視了。

北京棉紡織聯合廠的高文真同志寫道：

英雄氣勢冲破天，
躍進新歌滿江山。
夜來燈下眠不得，
多少奇蹟寫不完。

正因為大躍進以來首都工人創造了寫不完的奇蹟，激動得自己非寫不可。可寫的東西太多了，不寫，是睡不着覺的。不能老是等着別人來寫；於是各行各業的工人，寧願擠出睡眠的時間，在燈下抒寫勞動的詩情。

請听听煤礦工人壯美的詩句：

煤礦工人有決心，
千層地底挖黑金。
塊塊煤炭顆顆心，
滾滾煤浪向前奔。

——安家灘煤礦 何樹生 魏綱

這裡是鋼鐵工人的歌聲：

天車隆隆响，
轉爐轟轟轉；

十分八分一爐鋼，
紅錠滿車間。

——北京鋼廠 樂之

石景山發電廠的工人，為了支援首都工業大躍進，保證永遠不停電。他們要讓“万台機器一齊轉”，他們要和地球比一比，“看誰轉的歡”。他們說：

要問我們何時停，
地球不轉我們轉。

——石景山發電廠 郝來空

只有勞動人民懂得勞動人民的心，只有工人階級理解工人階級崇高的志願。你知道紡織工人們在想些什麼？他們說，他們的“車間充滿了春天”；這不單是因為“幸福的種子撒在紗錠上邊”，“紗錠象輕風在銀帶上飛旋”，而且因為“印染工讓布面上百花齊放”，他們要“把姑娘們裝扮得天仙一樣”；所以他們写出了這樣優美的、充滿了早春旋律的樂句：

運紗工把紗車推過她們身邊，
她們說這是一車春天。
人們說春天先到江南，
誰知春天永遠在我們車間。

而砂石工人的詩情是雄健的、豪放的。他們說，他們讓“八寶山旁酣睡几千年”的砂石，來一個大翻身。他們似乎看到這些平凡的砂石，一下子變成了工廠，變成了大樓。他們的聯想的翅膀，從八寶山上一下子飛到了長江大橋，於是乎放開嗓子高唱：

長江大橋長又寬，
江南江北連一片，
工程浩大震全球，
砂石有份在里边。

真的，誰能忘掉砂石工人的功績呢？在我們社會主義祖國，就是做一顆平凡的小石子，也是光榮的。

例子是舉不勝舉的。我們看到，各行各業的工人們，都善于運用熱情的、多彩的筆，渲染了自己的生活，詩化了自己的勞動。

大躍進以來，農村的新民歌中間，出現了無數的珍寶，真是五光十色，使人目不暇給。可是對於工人的詩歌，我們注意得很不夠。在現代化的、高度集中的工業大生產中間，是不是也有濃厚的詩意呢？這一點，曾經有人抱懷疑態度。工人的優秀詩歌的大量出現，再一次使人耳目為之一新。不僅是

因为煤浪、鋼錠、天車之类的新鮮事物，过去很少入詩的，現在大量入詩了；不仅是因为工人們歌唱的劳动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，是新詩歌从来沒有探索过的；主要的是，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气概，例如那种“地球不轉我們轉”的气概，以至于象“工程浩大震全球，砂石有份在里边”的那种对于平凡劳动的自豪感，这些最新最美的詩意，都是以往在新詩歌里面表現得很不充分的。工人的詩歌，打破了“工業里面沒有詩”的臆說，为詩学和美学开辟了無限广闊的新天地。

工人詩歌最显著的特色，当然是劳动的詩化，劳动的英雄主义。但是，我們說各行各業都在詩化自己的劳动，这和所謂“車間文学”却完全不是一回事。不仅是因为这些詩歌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；而且工人作者們思想和胸怀，决不是一个車間所能范围得了的。工人們战斗在車間和工地，眼里看到的是全中国、全人类。工人作者們憤怒地痛斥了資产阶级右派的进攻，并且警告敌人：“舵輪在我們手中”（李学鰲）。他們坚决回答了美帝国主义的挑釁：“如果我不能上前綫，机器会变成手中槍”（徐有生）。他們热情地歌頌了苏联的人造地球衛星，祝賀“克里姆林的紅星越飞越远”，“和平的列車轟轟隆隆勇往直前”（溫承訓）。而伊拉克人民胜利的消息，在工人心上引起多么大的激动啊！他們“听进耳，喜在心，一股力量灌全身”（小刘）；他們要讓車床轉得更快，为使帝国主义早些完蛋而奋勇地劳动着。我国工人把世界人民的每一个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。世界上每一个重大变化都在我国工人的心上引起强烈的回响。

思想美，感情美，例子多的是。如何从工人阶级生活里面

攝取壯美的和優美的詩意？在這個問題上，工人詩歌為新美學提供了豐富的內容。同時，在藝術美方面，例如在語言美、形象美、形式美方面，工人詩歌中一些新的創造，也是很值得注意的。

在前面摘引的詩句中（它們多半是一首詩里精采的片斷），有些語言是很好的；有些甚至是過目難忘的警句。“沖天干劲就是詩，快馬加鞭就是畫。”“夜來燈下眠不得，多少奇跡寫不完。”都可以說是警句。它們的豐富的含義，我在前面已經談到過了。“塊塊煤炭顆顆心，滾滾煤浪向前奔。”也是警句，寫的是地層下面日夜鏖戰的礦工們，怎樣把全部心靈獻給祖國；他們的心隨着滾滾煤浪，奔向祖國的心臟。“要問我們何時停，地球不轉我們轉。”這也是警句，這裡表達出一種崇高的、壯美的思想感情。警句——我們所說的警句，指的是把某種帶有普遍性的、豐富的思想感情壓縮在富有特色的、節奏鮮明的短句裡面，讓讀者通過一顆凝煉的語言結晶體，看到一個有思想意義的形象世界。古人說：“佳句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”意思是說，好句子是從生活裡得來的，是自然的流露，不是刻意雕琢的結果。民歌中的佳句，就是自然得很，好像信手拈來的一樣。但是究竟還需要一個妙手，善於從生活裡面拈取美好的東西，經過選擇提煉而成為警句。遺憾的是，在我們新詩裡面，過目難忘的警句是不可多得的。

有些工人詩歌，用不多的筆墨，勾出了一個形象世界，象有個活生生的人物在裡面活動。下面一首《老檢驗員的話》（摘引了兩段），就有這樣的優點：

当我走进裝配車間，
一排排嶄新的机床立在眼前，
象一个个將要出征的战士，
等待着我的檢驗。

我不客气地命令报数，
再听听它們的身体是否健康。
明明交驗單上写的是100，
为什么150、200、300报个没完……

——北京仪器厂 曹永源

这几句詩，描画出了一个快乐的老檢驗員的形象，充滿了劳动的自豪感。这里有独出心裁的、美的構思，有劳动人民的幽默感。第一眼，你被它吸引住了。細讀一遍，你將發出会心的微笑。刻意雕琢的詩，未必能收到这样的效果。这种幽默感和美的構思，是从生活中間体会出来的，是把美的情感傾注到美的对象中去的結果。

在这个集子里面，用很少的笔墨描出了一个可爱的人物的，还有《看誰再敢說我老》、《新徒弟》、《不老松》諸篇。他們都是詩中有人，詩中有画，詩中有勁。看过以后，不大容易忘記。

說到工人詩歌的形式和体裁，就北京工人詩歌說来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。一类接近于民歌，一类接近于五四以来的新詩。但不管民歌也罢，新詩也罢，到了工人手里，都經過改造，發生了推陈出新的变化。

和农民的詩歌一样，工人的詩歌也喜欢采用民歌体。民間的歌謠、快板和各种曲艺形式，多数工人是熟悉的，他們覺得用民歌形式写作，既便于演唱，下笔时也更加得心应手一些。可是，現在写的是嶄新的內容，用的是嶄新的語言和語彙；这时候，形式与內容之間，就不可能是所謂旧瓶新酒那样簡單的关系，而是新的內容給民歌形式灌注了新的血肉，使旧形式获得了新生命。所以，新民歌不仅內容是新的，形式上也發生了新变化。前面所举的例子中間，就拿开头的三个例子來說，都可以算得是民歌体吧；除了詞句整齐、节奏鮮明、合轍押韵、琅琅上口这些由来已久的民歌特色之外，其中任何一首，和旧民歌比較起来，它的風貌已大不相同了；显然，它更自由、更奔放一些，更接近于我們所說的新詩。实际上，它正是一种民族化、群众化的新詩；不能再說它是原封不动的旧形式了。可能，有的新民歌是由快板形式發展起来的（例如吳碾孩同志的那一首），而快板本来更自由、更奔放一些。可是，就在保留了更多的民歌色彩的作品中，形式上也仍然給人以新鮮之感。例如一首諷刺詩《保守者象只鴨》：

保守者，象只鴨，
走起路来趴呀趴。
腦瓜小，胸襟窄，
顧慮这呀担心那。

遇困难，不設法，
拉开嗓門叫呱呱：

“不行啊！不行啊！
步子只能这般大！”

——無線电器材厂 蔣滿泉

諷刺是辛辣的，有声有色的。

还有一首兒歌：

爸爸上班造机器，
媽媽在家忙学习。
弟弟弟弟你别哭，
姐姐与你玩积木：
建工厂，多煉鋼。
为赶英国全家忙。

——北京有綫电厂 楊 青

确乎是一首兒歌。它表現了大躍进中孩子們天真的、愛国的感情。

這兩首，民歌还是民歌，可是里里外外都給人一种嶄新的感觉。这是因为：新民歌的形式固然和旧民歌有繼承关系，可是文艺的形式并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外壳；在新民歌里，新的思想感情通过新的語言和語彙，影响到形式与外观；内容与形式是有血有肉地联系在一起的；所以形式随着新的内容而發生了新的变化。

可見，再不能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了。工农群众改造了旧民歌，創造了新民歌，实现了詩歌上的艺术革新，創造了为群众自己喜聞乐見的、中国作風、中国气派的民族詩歌的新形式；尽管还是一个开始吧，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。在新事物的面前，人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？我看，正确的态度是用一切方法支持群众的艺术革新，帮助巩固和扩大这个艺术革新的成果，詩人們也参加到这个艺术革新的工作中，帮助新民歌不断地發展和提高，期以年月，更加完备的、表現力更加丰富的、多样化的民族形式將从这个基础上發展和成熟起来。單就現在的情况看来，也很难說新民歌的表現能力有多大的局限性。新民歌本身就是多样化的組合，包括歌謠、快板及多种曲艺形式。从表現力說，它的艺术上的彈性是很大的。歌謠体的小詩，在很远的將來都会保持它的生命力。群众运用这个形式已經很熟練了，从日常的劳动体验到重大的政治主题，从热烈的歌颂到火辣辣的諷刺，写来都得心应手；可見它的生命力是强的，变化是多端的。当然，要描写复杂的典型性格，展开广闊的形象世界，歌謠体是无能为力的。但是經過改造的快板和曲艺形式，將成为表現力很强的叙事詩的新形式，它們可以毫無愧色地担当起創造艺术典型的重任。

工人作者們也采用自由詩即新詩的形式写作，这也是好事情。更好的是，他們采用新詩的形式写作的时候，也按照工人群众的需要，按照工人阶级的美感、趣味，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这个形式，从而在新詩的艺术革新上，提供了初步的、可是非常重要的經驗。

工人們的新詩，藝術革新的特點何在呢？從前面所引的例子中間，象郝來寶、韓憶萍、曹永源這幾位同志的詩（我征引的只是原詩的片斷），單就形式和風格來說，這些新詩不但和新月派的歐化詩、七月派的自由詩大不相同；就是和常見的革命知識分子的新詩比較起來，也不完全相同。工人的新詩，在藝術形式上往往表現為以下的特點：詩句口語化，宜於朗誦，一聽就懂；語言干淨利落，很少拖泥帶水的句子和大串的形容詞；節奏鮮明；音調鏗鏘。這些優點，不是所有的新詩人都能夠做到的，工人的新詩，有一些和新民歌很難區別。例如：

十几岁的小姑娘，
离开农村进工厂，
脱下媽做的花衣裳，
换上工人的新服裝。

——宣武机械厂 胡五川

还可以举出靳开攀同志的組詩《英雄頌》，全詩一共四首，基本上採取了新詩的形式，其中有這麼一首：

張祿老英雄，
人老骨头硬。
門窗过道都扫完，
东方剛剛泛微明。

張祿老英雄，
頭白心里紅。
三人工作一人担，
紅光滿面笑春風。

——石景山發電廠 新開攀

从以上兩首，看出了工人的新詩，和民歌、快板有了合流的趨勢。類似的例子還有的是。

工人群眾其所以改造了新詩，首先當然是工人階級的革命風格在藝術上的表現。除此而外，還由于這些新詩是在大字報、朗誦會上發展起來的，在群眾性的社會活動中發展起來的。或者為了鼓動，或者為了娛樂，作者都希望自己的東西能夠使周圍的群眾發生最大的興趣。作者按照自己的口味，也按照周圍的讀者和聽眾的口味來寫作。寫的人，聽的人都是工人，他們喜歡那種明白如話、干脆利落、生動活潑、音調優美的詩歌。這些詩歌要在朗誦會上過關，更不能不在語言和音調的選擇上考慮到普通工人群眾的美感趣味。就在這樣一種群眾性的詩歌活動中，工人作者們有意無意間做了一件大好事：創造了中國作風、中國氣派、為群眾喜聞樂見的群眾化的新詩，為新詩的藝術革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。

當然，也不是所有的工人作者都做到了這一點。有的作者有不同的經歷。他們開始寫作的時候，工人的群眾性的詩歌活動還沒有普遍展開。這些作者的新詩，看來不是在大字報上、朗誦會上發展起來的；而多少是在報刊編輯部的影響

下發展起來的；因此民族化、群眾化的特點不那么突出。例如溫承訓同志、李學鰲同志的詩歌收入這個集子中的，可能就是這樣。溫承訓同志注意於藝術上的推敲；李學鰲同志有很高的革命熱情；這些都是值得重視的優點。他們都是很好的工人，又是有才能的作者，只是他們藝術上革新的勇氣還沒有充分發揚出來。

五四以來，建國以來的新詩有很大成績。革命詩人們一直為反對詩歌脫離人民、反對標語口號化進行着兩條戰線的鬥爭。可是新詩在群眾中植根不深，沒有在勞動人民精神生活中發生顯著的影响。除了革命風格、革命氣概不够充沛，未能充分表現這個英雄時代的精神和情緒；語言上、形式上不完全適合群眾的口味，也是很大的原因。多年以來，詩人們尋求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民族詩歌的新形式，曾經做了些有意義的嘗試，取得了值得重視的成果；可是，少數人刻苦的探索，還沒有能根本上改變新詩在大時代面前固步自封的局面。明明知道大勢所趨，不改不行，可是要拋棄舊的趣味，和多年來養成的習慣和情性告別，也不是一件容易事；多少同志因此而苦悶。現在工農群眾的新民歌，提供了從舊形式推陳出新的經驗；工人的新詩，為新詩的藝術革新开辟了新路；這是多么使人高興的事情啊！利用群眾創造的新經驗，貫徹詩歌運動的群眾路線，因勢而利導之，發展而提高之，詩人們可以做的工作是很多的，並且一定會收到重大的效果。

從工人的詩歌，可以看到新民歌和新詩互相吸收、互相接近的趨勢；同時也看到詩歌的民族形式多樣化發展的前途，只要符合於民族化、群眾化的要求，並且適合新內容的要求，

新民歌和新詩的和平共處與共同發展，完全是可能的。關於新民歌與新詩的前途，現在引起了一些爭論。熱心於提倡新民歌的同志們，一心要為新民歌爭取正統的地位；而另外有些同志，因新詩可能失掉其正統地位而憤憤不平。我看，最好不把二者的關係看成是不可調和的鬥爭。至於爭論中間牽涉到有關群眾觀點、美學觀點的原則性問題，那當然需要進一步展開，爭得一個正確的結論，對發展新詩歌有極大的好處。詩歌是時代的、民族的心聲。這樣一個偉大的、具有無窮創造精力的民族，怎麼可以在詩歌方面不表現自己獨特的民族色彩呢？幾千年來豐富而燦爛的民族詩歌傳統，怎麼可以不在今天的新詩歌藝術上留下自己的深刻影響呢？學習和吸收外國有益的經驗是完全必要的。但是我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，那種幼稚的模仿的時代，那種文學童年的浮華獵奇的時代，老早應當過去了。新詩歌應當是民族化的、群眾化的，又是多樣化的。在百花齊放、推陳出新的方針下，新民歌和新詩都有廣闊的用武之地，並且日新而又新。

1958年12月20日，北京。